



梁锦德



“劳动志愿团”抵达日本后参拜一所神社。照片摄于1944年6月。



1999年3月1日，梁锦德（前排右三）与多名劳工受害者、日本律师一起前往名古屋地方法院提出申诉。



2022年9月2日，韩国外长朴振（左）曾到梁锦德的家中探望她。

韩国女劳工 摘不掉屈辱的标签

被骗进“战犯企业”

轮船喷吐着黑烟，划开蓝色的海水。轮船载着自朝鲜半岛的年轻男女驶往日本——那里将是许多男女的劳碌与葬身之地。

100多年前，这样的画面常常上演。

韩国官方统计，从1910年至1945年，日本当局从朝鲜半岛强征了78万名劳工，其中许多人是学生。

多年来，强征劳工受害者及遗属不断提起诉讼，向日方索赔，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复。

3月16日、17日，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。尹锡悦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会见媒体记者时，就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表示，韩方不考虑对涉案日企行使索赔权。韩国政府打算向那些受益于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协定的韩国企业筹措“自愿”捐款，作为代赔资金，以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。

强征劳工受害者梁锦德非常气愤：“你（指韩国总统尹锡悦）到底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？我活了94岁还没见过这种事。”

多年前被日本人折磨的她，如今又被韩国政府再次伤害。

梁锦德老家在罗州，父母靠卖泡菜为生。

当时的朝鲜半岛，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。日本殖民当局焚毁了400万册朝鲜文书籍，强迫人们取日本名、讲日语。

梁锦德被迫改名梁川金子，在大静小学读书，校长、老师都是日本人，上干师生每天早晨要对着日本天皇的照片和日本国旗鞠躬。

1944年春季的一天，校长告诉梁锦德，学校要选派10名优秀学生以“劳动志愿团”成员身份留学日本。

品学兼优、又是班长的梁锦德首先被选中。梁锦德从小的梦想是做教师，她不想错过留学日本的机会，就趁父亲不在家时偷走印章，办了“留学”手续。

1944年5月30日，梁锦德等人在日本宪兵“护送”下登上了火车，后来又换乘轮船前往日本名古屋。

刚到名古屋时，女生们被带去动物园、古城等地参观。可这快乐只持续了5天。

第6天，载着学生们的汽车在一家工厂门前停下。学生们被带进工厂宿舍，门也被锁上了。梁锦德意识到，“留学”不过是个幌子，自己成

被同胞当成慰安妇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梁锦德却不知道这场巨变。直到有个女孩的父亲到工厂带女儿回家，梁锦德才知道日本投降了。

1945年10月22日半夜，阔别家乡17个月的梁锦德下了火车。来接她的母亲哭着说：“不要怕，现在是晚上，不会有人骂你。”

梁锦德当时没有听懂母亲的话，几天后，她才明白那句“有人骂你”的意思。原来，街坊邻居们传言，梁锦德去日本是做慰安妇而不是当劳工。

人们常问她“伺候过多少个日本人”，还有邻居让她父母“用女儿做慰安妇赚的钱买地”。

“去过日本”这几个字如同恶毒的诅咒，害苦了梁锦德。

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却没人为她做亲，最后是嫁到外地的二姐介绍了朋友的弟弟。男方比她大6岁，是个木匠。两人在1949年结

了苦力。

这家工厂属日本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所有。该公司成立于1934年，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军工企业。

韩媒称，当时有近300家这样的“战犯企业”。日本当局用欺骗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征召少男少女，送进这些“战犯企业”里当牛做马。

日本监工让梁锦德当小班长，负责报人数。每天早上，女孩们6点起床，7点吃饭，8点开始进车间干活，一干就是10个小时。

梁锦德负责用稀释剂、酒精等擦洗飞机零件上的锈迹。她每天都要闻着那些刺鼻的液体，被熏得头痛欲裂。“我的右眼视力越来越差，还失去了嗅觉，手也是肿的。”

让女孩们最难忍受的是饿。她们每顿吃一碗掺沙子的大麦饭、几块腌萝卜和两粒腌梅子，根本填不饱肚子，还经常腹泻。

1944年12月7日，名古屋发生8.1级大地震，梁锦德眼看许多同伴被倒塌的房屋砸死，她的左肩也被砸伤。可她没钱买药，只能到饭店讨点黄豆酱涂在伤口上。

因厂房被地震损毁，1945年初，梁锦德又被送到富山的工厂，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苦役生活。

婚。丈夫起初对她很好，两人生了两儿一女。

可梁锦德不敢告诉丈夫自己做过劳工，只说了有家人在日本生活，自己又对日本感兴趣，就自学了日语。但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有一天，丈夫怒冲冲地从外面回来，问她：“你说自己从小就吃苦，为什么能讲流利的日语？你在日本和多少个男人在一起过？”丈夫还用“肮脏的母狗”骂她。

原来，梁锦德“去过日本”的事被丈夫知道了，还认定她是慰安妇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

就这样，梁锦德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了十年。

突然有一天，病重的丈夫回家了，梁锦德什么也没说，接纳了他。此时的丈夫，失去了工作能力，全家就靠梁锦德在车站卖口香糖和面包赚钱糊口。

梁锦德37岁那年，丈夫因病去世。此后，她一个人生活至今。

审判背后的“交易”

梁锦德的故事，是无数个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悲惨命运的缩影。二战后，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。美国插手日韩关系，要求日本与韩国单独建交。

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告诉记者，1965年朴正熙执政时，韩国与日本签署《日韩基本条约》，实现邦交正常化。日韩两国还签署《日韩请求权协定》等协议，日本给了韩国3亿美元无偿援助，2亿美元低息贷款。

这些钱被朴正熙政府用在搞开发上，许多财阀从中受益，本应获得赔偿的强征劳工们却无人问津。

为向日方讨一个说法，梁锦德与其他受害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在日韩两国的法院起诉，要求日本“战犯企业”赔偿，日本政府诚恳道歉。

她还靠募捐出版了一本自传《我死前想听到的一句话》。她说：“虽然我不知道在自己死前能否听到那句道歉，但我要把自己的故事留下来，让世人知晓真相。”

辽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满岩告诉记者，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多年来一直以《日韩请求权协定》“已解决”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，两国为此争执了几十年。

让受害者想不到的是，相关的审判背后还存在“交易”。

据韩国媒体披露，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在担任韩国总统期间，曾两次要求韩国最高法院下属机构“法院行政处”做出与以往相同的判决，判处强征劳工受害者败诉。

文在寅执政时期，韩国最高法院于2018年裁定，日本企业“应向‘劳动志愿团’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”。这引发日方不满。日本政府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所需三种关键材料实行出口限制，引发了日韩经济战，双方关系降至冰点。

尹锡悦上台后，积极推动韩日首脑外交，把改善韩日关系作为其执政第二年的最大外交课题，期待获得日本政府响应。

满岩表示，尹锡悦一直认为历史遗留问题是改善韩日关系的最大绊脚石，并认为“上届政府（指文在寅政府）使事态恶化”，他希望接受日方的方案，尽快解决日本强征劳工索赔问题。

吕超说，尹锡悦和朴槿惠

都属保守派，主张“亲日亲美”，寻求加强与西方盟友的关系。尹锡悦任命的外长朴振曾在东京大学留学，精通日语，还是个“美国通”，在朴槿惠时期也从事过外交工作。他就任外长后，积极奔走于美日之间。

2023年3月1日，尹锡悦在“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”致辞中表示：“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、在经济安保及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。”这一活动纪念的是1919年3月1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。

吕超说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上，尹锡悦没有提及日本过去的罪行，反将日本从“侵略者”的角色转为“伙伴”，在许多韩国民众听来是相当刺耳的，激起了强烈反应。几天后，尹锡悦又宣布有争议的强征劳工赔偿方案，再次引起民众愤怒。

当地时间3月5日深夜，白宫发表声明，对韩方提出的方案表示欢迎。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中说，这份方案“将为美国两个亲密盟友开启合作与伙伴关系的突破性新篇章”，美国政府还将继续“协助”日韩两国改善关系。

满岩说，尹锡悦就任总统后，其改善韩日关系的外交政策积极呼应了拜登政府的战略需求。美国视中国为“最大战略竞争对手”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希望韩日两个盟友的关系稳固。

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言，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稳定对美实施“印太战略”非常重要。尹锡悦政府提出新的赔偿方案、主动对日让步，意味着韩方可能会加速与美日的军事合作，加紧参与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。

尹锡悦将于4月下旬访美。白宫称，美韩领导人将借此访纪念两国正式确立军事同盟关系70周年，双方还将就深化政治、经济、安全及民间交流合作等展开讨论。

吕超表示，美国急于拉拢韩日进行合作，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指挥、召唤能力。但韩国强征劳工赔偿问题涉及韩日两国的历史认识，其分歧根深蒂固，并非仅靠一个赔偿方案就能解决。

据《环球人物》